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詩紀卷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朱坦

集部八

古詩紀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明馮惟訥撰惟訥字汝言臨朐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光禄寺卿其書前集十卷皆古逸詩正集一百三十卷則漢魏以下陳隋以前之詩咸在外集四卷旁采仙鬼之作別集十二卷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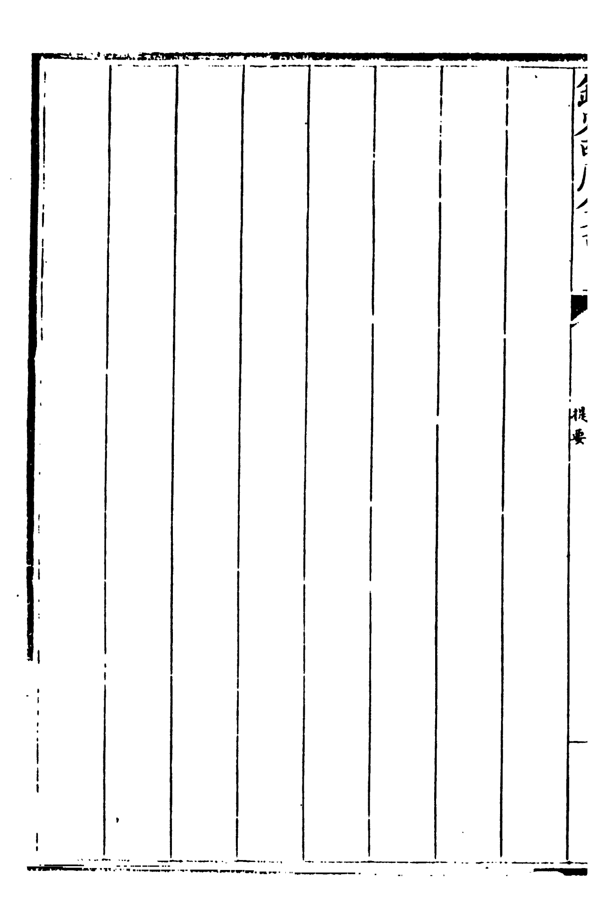
前人論詩之語也時代綿長采摭繁富其中真偽錯雜以及牴牾舛漏所不能無故馮舒作詩紀匡謬以糾其失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他適固亦採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矣厥後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梅鼎祚八代詩乘相繼而出總以是書為藍本然懋循書雖稱補此書之闕而捃拾繁

猥珠礫混淆又割裂分體不以時代為次使
閱者茫無端緒不能得其正變源流之象書
又以題編次竟作類書僅漢魏全録晉宋以
下皆從删節已非完備之觀而所載漢魏詩
中如蘇武妻詩之類至今為藝林之笑故獨
惟訥此編為詩家圭臬初太原甄敬為刋板
於陝西一依惟訥原次而剞劂甚拙復間有
舛訛此本為吳琯等重刋雖去其前集正集

外集別集之名合併為一百五十六卷而次第悉如其舊較讐亦較甄本為詳故今從吳本録之不復别分門目惟訥别有風雅廣逸十卷核其所載即此編之前集蓋初輯古逸諸篇先刋行世後乃續成漢魏以下併為一編實非有二今惟別存其目而其書則不複録焉乾隆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古詩紀原序

右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詩話及識遺為别集十二卷北海少洲馮先生所纂輯也先生以儁才大雅高步一時見世之為詩者多根柢于唐鮮能窮本知變以窺風雅之始乃泝隋而上極于黄軒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斷簡片辭隻韻無不具焉秦漢而下詞客墨卿孤章浩帙樂府聲歌童謠里諺無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槐藏齊諧虞初之所志述無不蒐焉始事于

甲辰之冬集成于丁巳之夏歲凡十四稔先生宦跡且偏四方矣遇通儒博士無不出而訂焉縣見之編郡邑之載金石之刻無不取而覈焉嗚呼先生之加意斯篇其可謂勤且篤矣方甲辰始事先生時守河中維與分讐之列兹當告成敢續言于末簡曰詩之道尚矣夫人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永言嗟嘆成文諧音蓋自結繩之代已固然矣然情以人生文由代變古詩自宣尼删後罕有存者其軼文略備于斯是以質文之變莫

得而詳焉漢風所宗造端蘇李東京揚其流波建安偹
其氣質逮于江左托意虛玄繼以齊梁綺縟陳隋輕艷
而詩之變極矣中間作者若張蔡曹劉潘陸顏謝江沈
徐庾莫不虎視蛟騰抗心特異思以駕前賢之逸軌障
當世之頹瀾然而繁音曲節每變益工品格風標沿時
遞下豈所謂聲音之道關乎世運者耶代歷既遐流風
寖沫後之學者莫得涉其津涯先生于是會萃遺失裒
為成書詩以人系人以代分代以時次火齊明月的皪

錯陳鏞磬柷敔翕如並奏使藝林之士因詩考人因人論世得以繹祖述之淵源第古今之優劣獵皇王之菁華而窮性術之變化也豈不偉哉明興詩人承宋元餘習頗乏遠調弘治閒北地李先生獻吉始以唐風為天下倡一時人士宗之文體一振焉及其敝也株守名家矜其學步千金享帚斯不遠覽之過爾余故謂先生是編之集大有功于雅道云承事郎河中張四維撰

古詩紀凡例

一是編原以古逸為前集漢魏以至陳隋為正集似覺牽合今取古逸與各代之名與數疏之於首而以詩紀卷數統之於下竊取刻史記國語之例

一是編馮公攟摭有年幾乎無遺矣然有未覩諸書如古今風謠等及金石中流傳於世者間有未盡今別輯一編曰拾遺以附于後

一是編刻於關中刻既不佳校多遺誤今悉取馮公

引用諸書酌量改易至有彼此俱不可解者姑且存疑不敢妄加臆見也

一如以東昏時歌誤置北齊紀中又以長壽誤為隋年而隋紀收鄭蜀賔之類今但附注其誤於下不敢輒為删去

一諸人集中附載賡荅之作今取特列寥寥數語亦以存一時作者之名

一目錄原分於各代之前然而卷帙既殊考索不易

今則統列於前

一上古迄秦以箴銘頌誄備載與後例頗不同又古作者多不詳名氏今故以類分凡為類十一為卷十以下悉是馮公舊例

一漢以後篇什廣矣觀史傳所載歷代作者其集動若干卷今所錄千百之一爾將以著詩體之興革觀政俗之升降資文園之博綜羅古什之散亡故備錄之不暇選擇若必云本道德之旨叶風雅之

音參校論叙成一家之書尚有望於大雅君子焉

一樂府所載晉宋以後郊廟燕射樂歌舊輯詩者咸析入各家集內然此乃一代之典章非一人所得專也且其作之有宮徵其肄之有條貫似不宜分置今悉依郭茂倩舊次總列各代之末而以作者名氏系之題下云漢魏郊廟歌不多而無燕射之樂且已刋布今不更易也

一鼓吹曲辭舞曲歌辭凡奏之公朝列在樂官者亦如前例編錄於郊廟燕射之後其自相擬作不入

樂府者仍存本集

一漢以後詩人先帝王次諸家以世次爲序次爵里無考者次方外次閨秀次無名氏

一詩人有歷數朝者從其所終之代若一人止一詩而知其爲何時之作則從其作詩之代操懿爲魏晉之祖故以冠二代不稱帝者未即位且非正也嵇阮入魏淵明入晉前賢已有定論至於劉昶蕭綜之奔魏蕭祗之奔齊蕭撝之歸周背本入夷咸

夷之矣其他亡國為俘有可傷者焉

一作者氏系歷履行誼封謚俱查史傳書其要略著於名氏之下庶觀者有考焉

一詩人有名氏而不知世代及樂府無名氏詩不可考其為何代之作者别為一卷附於末

一各家成集者編法先樂府次詩各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齊梁以下諸體漸備如四韻者律也二韻者絶句也又有三韻謂之半體今各以體相從而諸體之中又各以類

相附一人詩止數首者不能盡如此例或分其體裁要在均調倫類而已

一藝文類聚初學記所載詩多係摘句今擇其闕文詩各載於後其雖似闕略猶能成章者仍存正集闕疑也闕文詩亦有附從各體之後者

一各史列傳所載詩全文者入正集闕文者入別集日志遺

一詩互見各書而所載詩人名不同者擇其有證據者從之題下注云某書作某人今從某書作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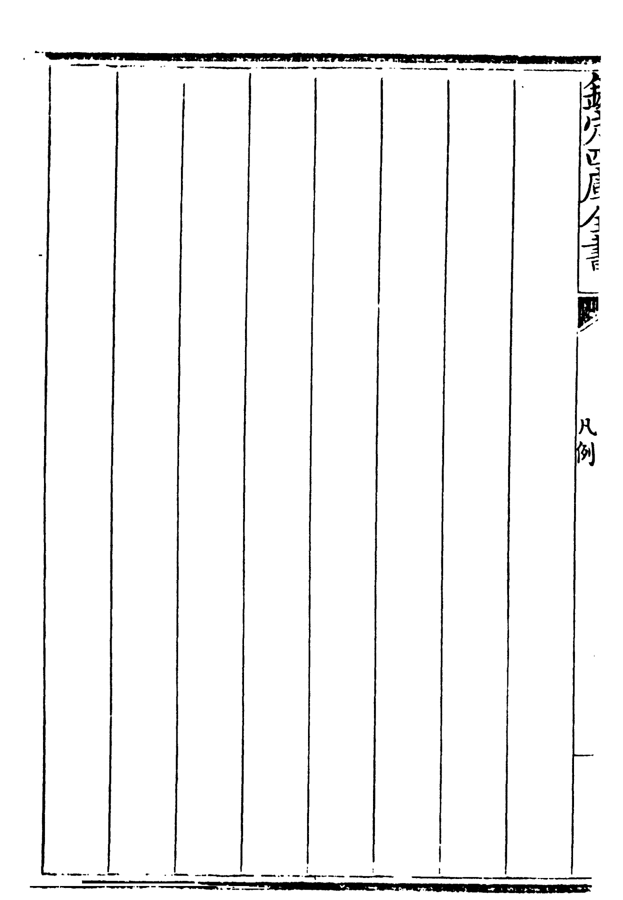
若無所考訂則二處並存之於甲乙互箋見所出之籍

一詩數見而句字不同者参校其義稍長者為正文餘分注其下云一作某或某書作某

一聯句詩舊見某人集者因之同賦諸人集中不復錄也

一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所載其詩題明白者則仍其題如曹植鬬雞陳琳宴會之類亦有引詩不明

著其題則止云闕題題下注見某書某部庶不失作者之意如王粲從軍詩而藝文載遊覽部劉楨贈從弟而載松部明帝猛虎行而在桐部後人皆因其分部為題誤矣



古詩紀卷一

明　馮惟訥　撰

古逸第一

歌上

彈歌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云

云○劉勰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曰斷竹黃歌乃二言之始○黃黃帝也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　宍古肉字今吳越春秋作害非

皇娥歌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宫而夜織或乗桴木而晝遊經歴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絶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云云白帝子答歌云云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

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乗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

白帝子歌

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

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

滄湄海浦來棲息

擊壤歌

帝王世紀曰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風土記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鋭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摘博藝經云長尺四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古野老戲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

哉力字為韻一作帝力於我何有哉

箕山歌

古今樂錄曰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為布衣以清節約聞於堯堯乃遣使禪為天子由喟然歎曰匹夫結志固如磐石採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貪天下也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云云○博物志曰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為之

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古音虎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慮叶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

如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叶 甘瓜施兮葉綿蠻叶

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叶

虞帝歌

虞書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云云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云云○史記以敕天之命二句作歌辭風雅逸篇曰乃歌曰乃省繼事之辭歌已復歌曰乃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賡歌

賡即古文續字見說文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皐陶又歌 史記作舜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卿雲歌 三章○玉海逸詩

樂府集載尚書大傳云舜將禪禹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唱之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再歌○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䜩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二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賓客而雍為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

虞賓至今衎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帝乃唱之云云八伯咸進稽首云云帝乃載歌云云於時八風循道卿雲叢蘩蟠龍憤信於其藏蛟龍踊躍於其淵龜龍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卿雲爛兮糺（今諸本作禮誤）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一作或）旦兮

八伯歌

明明上天（叶）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樂書作宏予）一人

帝乃載歌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叶）四時順經（叶）萬姓允誠（叶）於予論樂配天之靈（叶）遷于賢善（一作聖）莫不咸聽（叶）鼚乎鼓

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叶上聲之

塗山歌

吳越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證也於是塗山之人歌之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子室家我都攸昌一作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叶明明叶矣哉

呂氏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乃都攸昌禹遂娶之

五子歌 五章

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左傳作行亂其紀綱乃底滅

七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叶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叶養里反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夏人歌

韓詩外傳云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

江水沛叶兮舟楫敗叶兮我王廢兮趣音促歸於薄一作亳

薄亦大兮

樂兮樂兮四牡蹻叶兮六轡沃叶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薄湯之都也

麥秀歌二見

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云云○琴集傷殷操微子所作也尚書大傳亦云微子作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古音又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叶許候反兮見史記

麥秀蔪蔪蔪麥芒也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見尚書大傳

採薇歌

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而作歌云云○琴集作採薇操亦曰晨遊高舉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記伯夷

傳睹軼詩可異焉即此詩也

哀慕歌

古今樂録曰周太伯者太王之長子也太王有子三人太伯虞仲季歷季歷之子昌即文王也太王寢疾欲傳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託為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犇喪哭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謂太伯長子也當立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委而去適於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章曰

先王既徂長𩅦音允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懷音褱衡波傳入知其一不知其他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

生于道周周淳于切三國志李興表孔明閣文漢高歸皃于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之彷彿眞影響之有餘宮館風雅逸篇作舒云舒古榭字一作槪徘徊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荊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夢歌一作瓊瑰歌

左傳曰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云云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至暮而卒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叶乎

去魯歌 一作師乙歌

史記曰孔子相魯齊人遺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巳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云云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史記樂書仲尼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索隱曰孔子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五章之刺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叶蒲昧反 蓋 家語無蓋字 優哉游哉維 家語作聊 以卒歲 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仕不遇故且優游以卒歲

臨河歌 見水經注

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

狄水衍兮風揚波叶班糜反舟楫顛倒更相加叶居之反歸來歸來胡為斯狄水名在臨濟舊作秋誤

楚聘歌一作大道歌

孔叢子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楚王昭王也

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

之

丘陵歌 陸賈新語作 丘公陵歌

孔叢子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註言昏主之道難且險若丘陵然故作是歌以託意

登彼丘陵峛崺其阪峛崺崎嶇也丘陵既高且險其阪又崎嶇相屬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一作近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泰山謂魯也言歴諸國既無所用復顧魯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兹蔓延惟以

永歎涕霣潺湲言公室既鬱確而險大夫又亂如枳棘欲伐去又無斧柯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

蟪蛄歌

詩含神霧曰孔子歌云云政尚静而惡譁也

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

鷂鶬歌

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云○羅端良曰鶬

警霜鶴警露

鶴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孤鵜歌

類要曰孔子遊于隅山見取薪而哭長梓上有孤鵜乃承而歌之

皖彼鳴鵜在巖山之喩叶其淹反

獲麟歌

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云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曳杖歌

一作夢奠歌 亦見家語

檀弓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歌云云旣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遂趨而入夫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葢寢疾七日而終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叶乎哲人其萎乎

原壤歌

禮記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云云夫子為弗聞也而過之○或曰此即射義所謂貍首逸詩也

貍首之斑叶畢連反然執女手之卷然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槨之滑膩也

南蒯歌一作鄉人飲酒歌

左傳曰魯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以費叛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云云○南蒯遺之子季氏費宰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圃以殖蔬菜枸杞非可食之物圃不宜生以喻蒯也從我謂為魯不去也子男子之美稱鄰親也已乎決絕之辭也

成人歌

禮記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高子臯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歌曰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成魯邑名匡蟹背殻似匡也范蜂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此蚩兄死者其衰之不為兄也

黃鵠歌

列女傳曰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彊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已之不更二庭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求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叶宛頸獨宿兮不與衆

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叶

宋城者謳 即華元歌

左傳鄭公子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以譏之華元亦作歌使驂乘者答之役人又復歌之○宣公二年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 音腮或如字則來叶黎 棄甲

復來叶睅出目也皤大腹也于思多鬚貌思古腮字

驂乘答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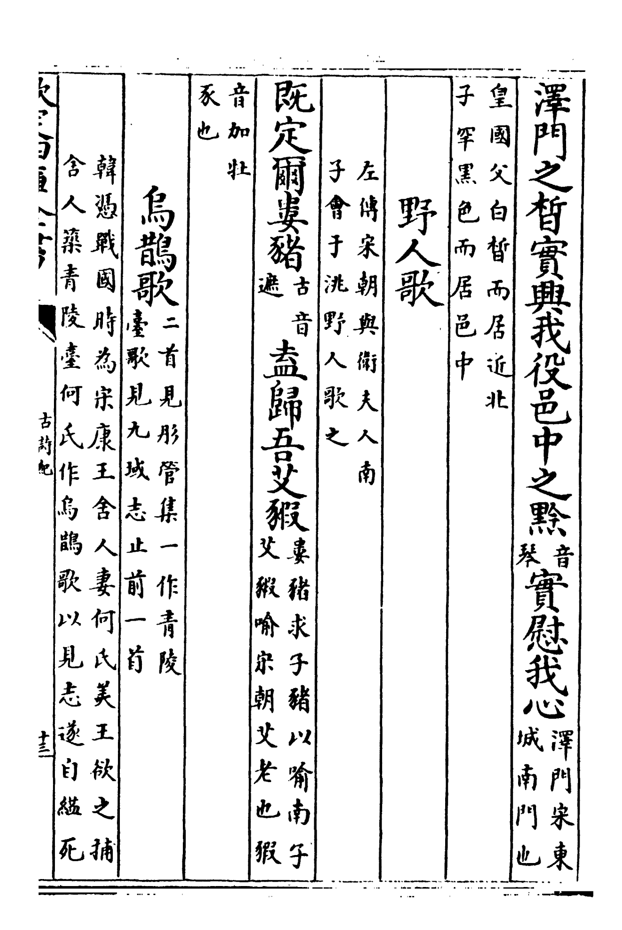
牛則有皮叶蒲波反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雖棄甲何害

役人又歌

從其有皮叶丹漆若何言雖有皮無丹漆亦不能成甲也豈可棄之哉

澤門之晳謳一作築者歌

左傳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於門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襄公十七年



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音琴）實慰我心（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北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野人歌

（左傳宋朝與衛夫人南子會于洮野人歌之）

既定爾婁豬（古音遮）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豭音加牡豕也）

烏鵲歌（二首見彤管集一作青陵臺歌見九域志止前一首）

韓憑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韓憑妻答夫歌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康王得書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俄而憑自殺妻亦死

飯牛歌三見一作南山歌一

淮南子曰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莫宿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衆越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

載之因授以政○越一作戚蜩笑外稿云此歌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者高誘註呂氏春秋謂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辭雖未見所據亦可驗南山白石之歌誘初未之見也然其辭亦激烈足以動人

南山矸音岸叶魚戰反白石爛叶郎甸反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音幹叶同矸從昏飯牛薄夜半叶彼卷反長夜漫漫何時旦叶都卷反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骭

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闌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叶胜五反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此首見劉向別錄

齊民歌見藝文類聚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管仲曰公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齊臺歌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國人望晏子晏子見公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

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云云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

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古轉入銑我若之何廣文選載此詩曰庶民之餒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

穗歌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長康康舍也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云云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叶所例反也太上之靡弊也

齊役者歌

晏子春秋曰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云云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為之罷長庲之役

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叶胡化反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

萊人歌

左傳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

景公死乎不與埋叶陵之反三軍之士乎不與謀叶謨杯反師乎

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此哀犀公子失所

齊人歌

左傳魯哀公二十一年公與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責十七年齊侯為魯公稽首

不見答

魯人之臯叶居號反數年不覺去聲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叶衣虚反○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使我高蹈來為此會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

菜芑歌

史記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齊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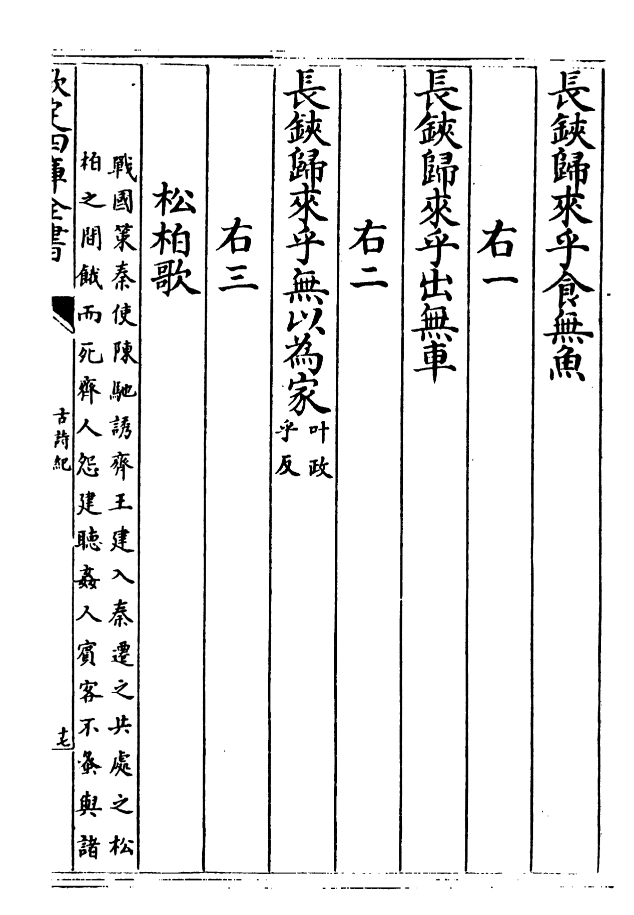
嫗乎菜芑歸乎田成子

劉知幾史通曰田常見在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彈鋏歌

三章〇一作長鋏歌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見孟嘗君居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惟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云云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云云孟嘗君遷之代舍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云云于是孟嘗君不悅〇蒯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謂把劍之處也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右一

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右二

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叶政乎反

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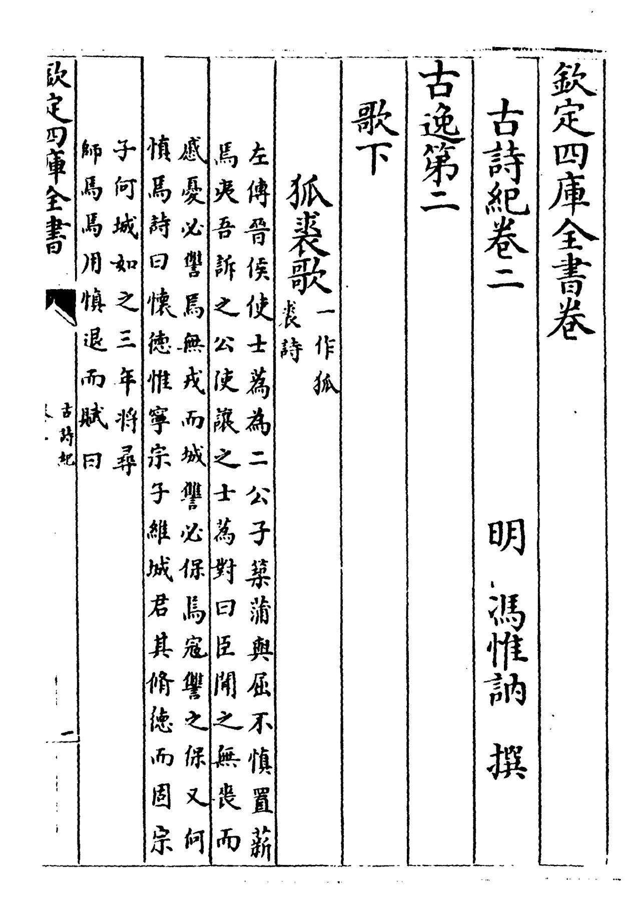
松柏歌

戰國策秦使陳馳誘齊王建入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

侯合從以七其國歌之云

松邪柏邪建共者客邪一本作住建共者客邪共地名屬河内

古詩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古詩紀卷二　　明　馮惟訥　撰

古逸第二

歌下

狐裘歌 一作狐裘詩

左傳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尨茸亂貌言貴服多也公與二子為三適專主也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詐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讐不忠故不知所從

暇豫歌

國語曰晉優施通于驪姬姬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云云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里克懼乃定中立之計

暇豫之吾吾讀如魚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音鬱已獨集於枯暇閒豫樂也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為暇豫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烏烏苑

茂木也巳里克也喻人皆

與奚齊克獨與申生也

龍蛇歌五見

史記文公重耳奔狄其後反國賞從亡未及介子推子推欲隱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文公出見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琴集曰士失志操介子推所作也一曰龍蛇歌○呂氏春秋劉向新序皆以爲子推自作詩辭竝小異皆錄于後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叶後五反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返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

一蛇無穴號於中野見說苑

有龍矯矯遭天譴怒上聲三蛇從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國厚蒙爵土餘有一蛇棄於草莽

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叶上與反見呂氏春秋

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見史記

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見新序

舟之僑歌

說苑曰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擢可爵者而爵之擢可祿者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僑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云云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髻乾獨不得其所

河激歌

列女傳曰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娟懼持檝走前曰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遂釋不誅將渡用檝者少一人娟攘拳操檝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

簡子歸納為夫人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

段干木歌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相與誦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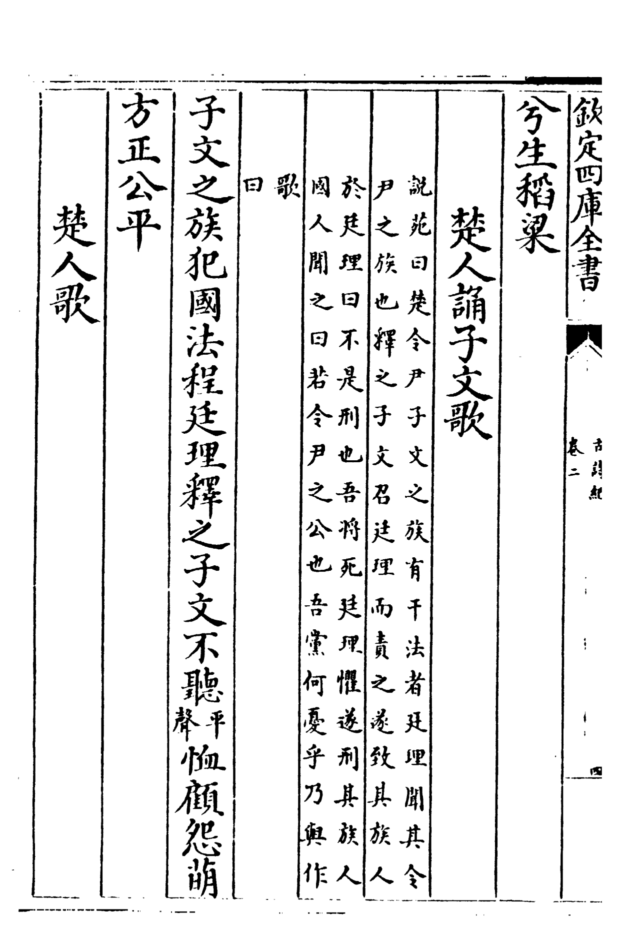
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

鄴民歌

一作魏河內歌 一作漳水歌

史記曰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民作歌云云○風雅逸篇云史起魏文侯時人

鄴有賢令兮爲史公叶姑黃反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



兮生稻粱

楚人誦子文歌

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與作歌曰

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平聲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人歌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巳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諫王委其耕而入見莊王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

薪乎菜（叶此禮反）乎無諸御巳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巳訖無人乎

優孟歌

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若貧困若往見優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子也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孫叔敖為楚相盡

忠為廉王得以伯今死其子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云云莊王乃召孫叔敖子而封之寢丘

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贓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風雅逸篇曰按此無音韻章句而史以為歌者不可曉豈當時檃括轉換借歌聲以成之歟史不能述其音但記其義也又曰劉子玄識此事之妄幻然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爾

忼慨歌一作楚商歌

文章流別孫叔敖碑曰叔敖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涕泣數行下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

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叶頻眠反）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接輿歌 二見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〇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生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云云後入蜀在峩嵋山中也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殆叶養里反

莊子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謂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生而已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叶羽軌反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叶都木反已止也以德自尊而臨人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古音促言自拘束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困學紀聞曰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脩條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孺子歌二見○文章正宗作滄浪歌

孟子曰有孺子歌云云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楚辭載此為漁父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叶厨玉反兮可以

濯我足

又滄浪歌 見文子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申包胥歌

吳越春秋曰子胥以吳兵伐楚入郢昭王出奔申包胥乃之秦求救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絶聲哭已歌云云哀公大驚曰楚有賢臣若此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出師而送之

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

君出在草澤叶直扎反使來告急

被衣歌

莊子曰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神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其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叶蒲杯反彼何人哉叶戕西反故事也物不入於心故曰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芒忽無見也

楊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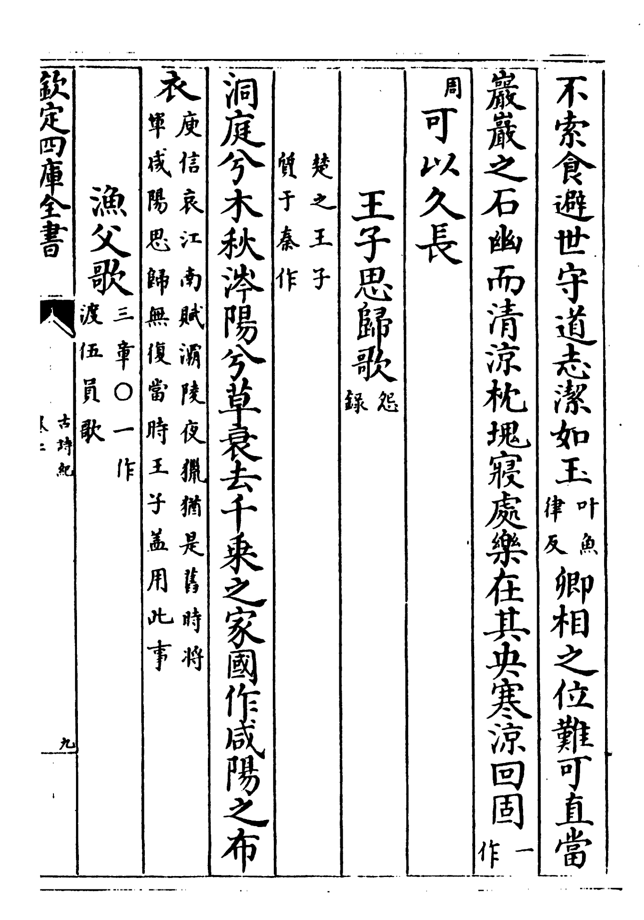
楊朱之友曰季梁疾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云云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天其弗識叶施灼反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引聲歌

古今樂録曰莊周者齊人也隐於山獄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



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 叶魚律反 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回固 一作周 可以久長

王子思歸歌 怨錄

楚之王子質于秦作

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去千乘之家國作咸陽之布衣

庾信哀江南賦灞陵夜獵猶是舊時將軍咸陽思歸無復當時王子蓋用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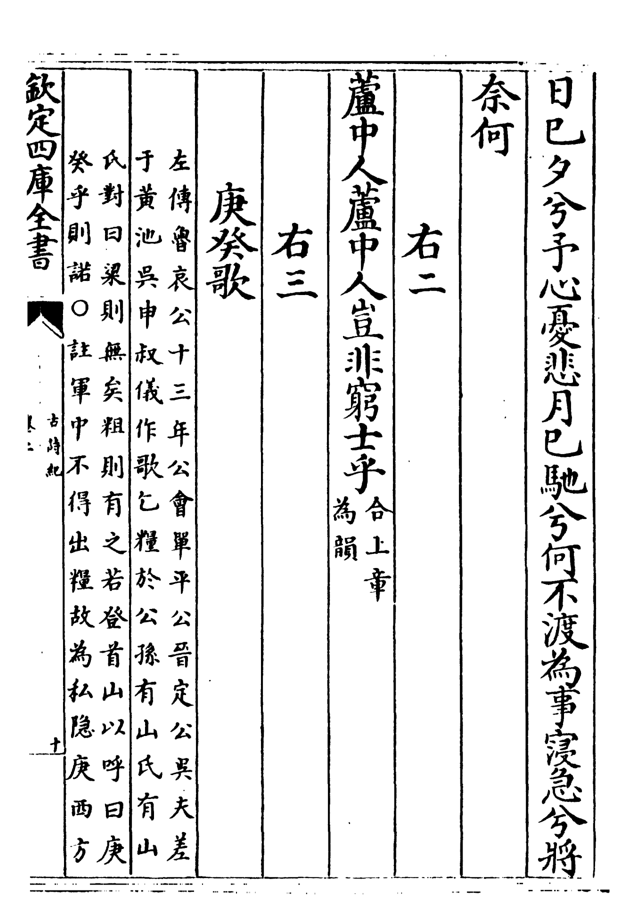
漁父歌 三章○一作渡伍員歌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逃楚與楚太子建奔鄭晉頃公欲因太子謀鄭鄭知之殺太子建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因歌云云子胥止蘆之漪漁父又歌云云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曰為子取餉漁父去子胥疑之乃潛深葦之中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不見因歌而呼之云云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胥行數步漁者覆船自沈於江

日月昭昭乎寖已馳與子期乎一作兮蘆之漪越絕載漁父歌云曰

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

右一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將奈何

右二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合上章為韻）

右三

庚癸歌

左傳魯哀公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吳申叔儀作歌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有山氏對曰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註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

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取亡也

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去聲之

縈然服飾偹也巳獨無以為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一盛一器也褐寒賤之人言但視不得飲

紫玉歌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形見顧重延頸而歌云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歿命一作身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

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徐人歌

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未獻也然其心已許之使反而徐君已死季子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為之歌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劉向新序曰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千金之劍以帶丘墓

越人歌

劉向說苑曰鄂君子晳泛舟於新波之中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於是鄂君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楚王母弟也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絶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越謠歌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

君乘車我帶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

相逢為君下 一本作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

河上歌

吳越春秋曰楚白喜奔吳吳王闔閭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

同病相憐同憂相捄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烏鳶歌 二章

吴越春秋曰越王將入吴與諸大夫别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越王夫人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歌曰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虚兮號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音旋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兮雙懸

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

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逸情憤惋兮誰識風雅逸篇註曰吳越春秋作於後漢人所載事多不實此歌依託無疑

采葛婦歌

吳越春秋曰越王自吳還國勞身苦心懸膽於戶出入嘗之知吳王好服之被體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黃絲之布以獻之吳王乃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

王用心之苦乃作若之何詩云

葛不連（一作延）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叶魚羈反）吳王歡兮飛尺書（叶商之反）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蓐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顔舒（叶同書）我王何憂能不移

若何歌（一作采葛婦歌）

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

離別相去辭

吳越春秋曰越王伐吳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作離別相去之辭曰

躒躒摧長惡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河梁歌

吳越春秋曰越句踐既滅吳霸諸侯號令於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厲公不如命句踐乃選吳越將

士西渡河以攻秦秦人懼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作河梁之詩曰

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陳兵未濟秦師降胡江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内威遠邦稱伯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

渡易水歌 一曰荆軻歌

史記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云云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

髮盡上指冠於是
荊軻就車而去
風蕭蕭兮易水寒叶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音旋

祠洛水歌一作秦始皇歌
古今樂録曰秦始皇祠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之寶乃與羣臣作歌
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一作征征古轉入湯洛
濱醊禱色連三光

秦始皇時民歌見水經註
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云
○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內四語與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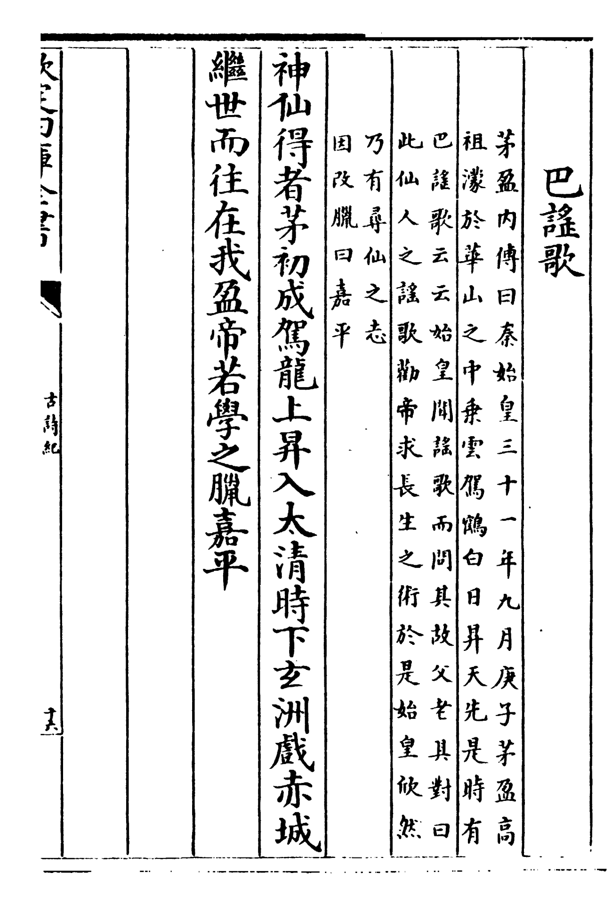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

甘泉歌二見

三秦記曰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郭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渚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

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堰亦見博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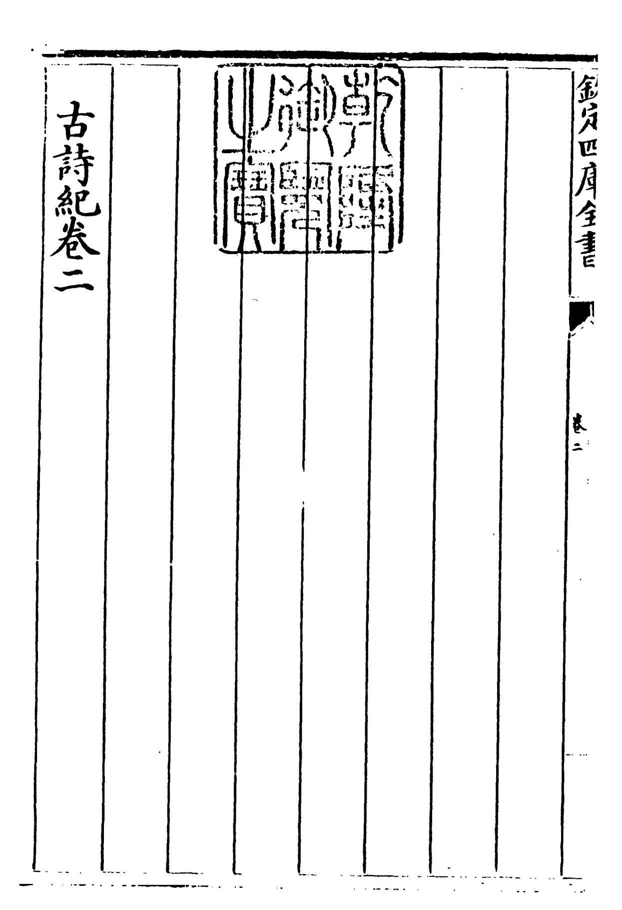
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鈎金陵下餘石大如篋土屋見關中記



巴謠歌

茅盈內傳曰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謠歌云云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



古詩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詩紀卷三至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朱垣

古詩紀卷三

明 馮惟訥 撰

古逸第三

謡 吟附

康衢謡 一作康衢歌

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兆願戴已與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兒謡云云

堯喜問曰誰敎爾為此言童兒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殷末謠

帝惑妲已玉馬走叶養里反

綏山謠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遣之上綏山隨之者不復皆得仙道故里諺云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黄澤謠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于黄澤使宫樂謠云

黃之池（一作陁）其馬歕沙（歕鶴也普悶切沙叶音莎）皇人威儀（叶音俄）黃之澤（叶達各反）其馬歕玉（叶音珏）皇人受（補註作壽）穀（叶同玉穀生也）

白雲謠（三章）

穆天子傳曰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云

白雲在天山陵（陵）自出（叶尺為反）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叶陵之反將請也尚庶幾也）

天子答之云

予歸東土和治（一作洽）諸夏（叶後五反）萬民平均吾顧見女比

及三年將復而野（叶上與反顧還也復反此野而見汝也）

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云

○弇山弇茲山日所入也

比徂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讀曰烏）鵲與處嘉命不遷（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帝天帝也）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恖流涕芔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憂無薄也）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

西王母吟（見海外經）

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維天之望

周宣王時童謠

史記作童女謠

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于帝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夏帝卜藏其漦歷夏殷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化為玄黿以入后宮童女遭之而孕生女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云云適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之逃于道見鄉者所棄妖子哀而收之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女于王以贖是為褒姒幽王嬖之

檿弧箕服叶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列子良弓之子必學為箕箕蓋矢房舊說以為竅箕之箕非

鸜鵒謠

漢書五行志曰左氏傳魯文成之世童謠也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於外歸葬魯昭公名稠公子宋立是為定公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叶往饋之馬叶壯鸜鵒跦跦音誅叶周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跦跦跳行貌褰

袴也襦在外短衣也裯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往歌來哭謂昭公生出歌死還哭也

魯童謠

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於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云云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

天將大雨商羊鼓儛

晉獻公時童謠

左氏傳曰晉獻公伐虢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丙子旦日在尾月

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漢書五行志曰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音奔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同也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

晉惠公時童謠

漢書五行志曰晉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國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

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

恭太子更葬（叶滋郎反）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叶虛王反）

趙童謠

史記趙幽繆王遷五年代地大動六年大饑民譌言云云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怱召齊將顏聚代之趙怱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風俗通曰趙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

趙為號秦為笑平聲以為不信視地上之一作生毛

楚昭王時童謠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怪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云云此楚王之應也是以知之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楚人謠

史記曰楚懷王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至
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

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亡秦漢高帝楚人也

吳夫差時童謡

述異記吳王夫差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
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
又有别館在句容楸梧
成林樂府云云是也

梧宮秋吳王愁

靈寶謡

靈寶要畧曰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真文以授帝嚳
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廵狩度弱水登鍾

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吴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隐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謡云云闔閭乃尊事之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强取出喪國廬

包山謡見楊方吴越春秋

沈懐遠南越志曰牛女之分揚州之末土也爰有太山寔曰泰望又有石簣峻起立内有金簡玉字

禹得金簡玉字書藏洞庭包山湖

攻狄謠

戰國策曰田單攻狄三月而不克齊嬰兒謠云

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叶年題反下壘一有千字枯丘叶袪

其反大冠武冠也壘枯丘謂空守一丘為壘說苑作梧丘地名也通鑑云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

秦人謠

見張衡西京賦註

虞喜志林曰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樂賜以金策祚世之業當時有謠云

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

風雅逸篇註曰張平子曰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賜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即此說也蓋憤亂疾世若詩所謂視天夢夢者

泗上謠

水經註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見於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系而行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泗上為之謠云

稱樂太早絕鼎系

三秦記民謠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烏櫳勢與天通

水經註褒道謠褒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勢與天通

河圖引蜀諺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列女傳引古諺

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

誦 文心雕龍曰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竝諜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

有焱氏頌

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云云帝曰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

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輿人誦

國語曰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云云〇惠公獻公庶子夷吾也外秦內里丕也輿衆也

不歌曰誦

佞之見佞叶稱因反果喪其田音與陳同詐之見詐叶莊助反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佞謂里丕詐謂秦見

按見詐俱謂惠公也喪田喪賂謂不得其賂地狃忕也咎謂惠公敗於韓不懲謂丕鄭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

恭世子誦

國語晉惠公改葬共世子臭達于外國人誦之曰〇共世子申生也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于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

貞之無報叶敷救反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叶胡威反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叶於

布反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貞正也以正菲之而不見聽也信心行之不見誠也刑法也言惠公偷竊居位徼幸而生戚畏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也猗歎也違去也二七十四歲也徼亡也靡有徵者亦亡謂兮圉也翟公子指重耳時出居於翟也言重耳當霸諸侯為王妃耦

輿人誦一作歌

左傳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云云〇酅尸圭反丘陵險阻名晉侯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

原田每每平聲舍其舊而新是謀音媒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

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朱儒誦一作歌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叶渠之反敗我於狐駘叶盈之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狐裘大夫之服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子產誦二章〇一作歌

左傳曰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云云及三年又誦之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褚衣囊也衣冠非法者收之不敢服

又誦

我有子弟子產誨古叶志之我有田疇子產殖叶時吏反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孔子誦二章○辭亦見家語孔叢子

呂氏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云云及三月政成化既行又作誦云云

麛裘而韠叶毗臂反孔叢子作芾下同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麛鹿子也其皮以為裘加褐衣以朝天子也芾小貌投棄也戾郵皆罪也

又誦

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衮衣公侯服也章甫儒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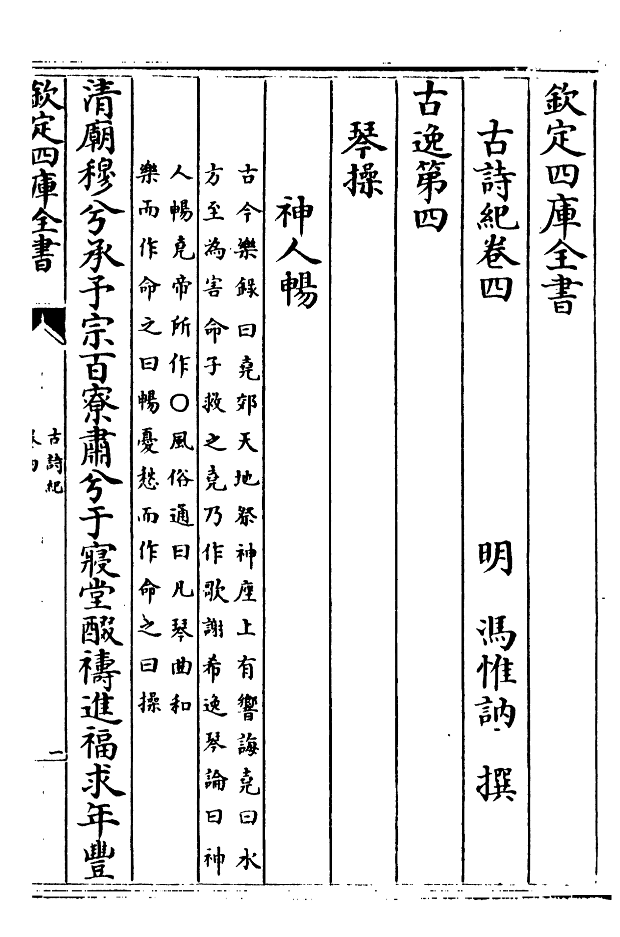
齊人頌七略作齊語

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

天口駢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史記無天口駢三字駢田駢也騶衍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

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古詩紀卷三



古詩紀卷四　　明 馮惟訥 撰

古逸第四

琴操

神人暢

古今樂錄曰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為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謝希逸琴論曰神人暢堯帝所作○風俗通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

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寮肅兮于寢堂醊禱進福求年豐

有韺響在坐敕予爲害在玄中欽哉昊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宮堂徒紅切與才老韻引楊諫議銘太尉在漢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於唐唐可叶公則堂亦當爲比叶○害一本作宮

南風歌玉海逸詩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云云樂書舜歌南風而天下治太史曰南風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慍叶平聲財叶前西反

南風操

琴操以為舜作

反彼三山兮商岳嵳峩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黃龍兮自出于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案圖觀讖兮閔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蹌蹌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悲

思親操

古今樂錄曰舜遊歷山見烏飛思親而作此歌

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泠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罝張罥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襄陵操 一曰禹上會稽

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今樂録曰禹治洪水上會稽山顧而作此歌

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 古音黎

箕子操 一曰箕子吟

古今樂録曰紂時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爲操

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爲癘被髪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

岐山操

琴苑要録曰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皮幣狄侵不止問其所欲得土地也太王曰土地所以養萬民也吾不爭所用養而害吾所養遂策杖而去之踰梁山而邑乎岐山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

狄戎侵兮土地遷移邦邑適於岐山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兮予命遭斯

拘幽操

古今樂録曰拘羑里者謂紂拘文王於羑里也

殷道溷溷浸濁煩叶分沿反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叶膚眠反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古今樂録作闇闇之虎虎使我褰兮虎蓋謂崇侯也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叶音虔兮四人謂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求美女寶玉白馬朱鬣以獻于紂紂立出西伯○兩山墨談曰此操見

通鑑外紀詳其辭意怨誹淺激非文王語也

文王操

玉海作文王鳳凰歌

琴操曰紂為無道諸侯皆歸文王其後有鳳凰銜書于郊文王乃作此歌

翼翼翺翔一作翔翔彼鳳一作鸞凰兮銜書來遊以會一作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之一作昊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一作精連神合謀於房兮興我之業望來羊兮

克商操

一曰武王伐紂

謝希逸琴論曰克商操武王伐紂時制

上告皇天兮可以行古叶先韻乎

越裳操琴操作越嘗操

琴操曰越嘗操周公所作也周公輔成王成文王之王道越嘗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周公乃援琴而歌之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

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也乃文王之德也一無二也字

神鳳操一曰鳳凰來儀玉海作周成王儀鳳歌

古今樂錄曰周成王時鳳凰翔舞成王作此歌

鳳凰翔兮於玉海云一作舞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

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初學記引此宋符瑞記亦載此臻字作輳

履霜操

琴操曰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為母所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為衣採楟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以援琴鼓之而作此操○吉甫周宣王時人

履朝霜兮採晨寒叶胡千反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叶經天反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没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

別鶴操

崔豹古今註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母將為之改娶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鼓之

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寐兮食或作辰忘餐古今註無三兮字攬衣作擥衣

龜山操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之蔽魯也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叶於離反奈龜山何叶寒哏反

息鄹操

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竇犨之見殺也廻輿而旋之衛息鄹為操云云家語曰還息於鄹作槃琴以哀之即此歌也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風雅逸篇曰按朱子曰孔叢子紀孔子事多失實非東漢人之書琴操一書載堯舜文武孔子之詞尤謬知者可一覽而悟也然其詞猶敘古而偽撰者亦出於魏晉人之手相傳既久姑録之水經注

又載臨河歌事與息鄹將歸序同其詞全異見前

將歸操

琴操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作將歸操

翺翔于衞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槃操事與前同又名息陬操

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原息陬

猗蘭操一曰幽蘭操

琴操曰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歎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爲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叶滿補反

歸耕操二見

琴操曰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也於是援琴而歌之

歇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晏父母我心博兮琴操

戲欷歸耕來兮安所歸耕歷山盤兮 琴清英

雉朝飛操

崔豹古今注曰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焉其聲中絶○揚雄琴清英曰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説見樂府詩集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叶時將莫兮可奈何嗟嗟莫兮可奈何

水仙操

琴苑要錄曰水仙操伯牙之所作也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連曰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賫糧從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剌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汩沒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作此歌

緊洞渭兮流澌濩舟楫逝兮仙不還移形素兮蓬萊山

歍欽傷宮仙石還

伯姬引

琴苑要錄曰伯姬引者保母之所作也伯姬魯女也為宋共公夫人公薨伯姬執節守貞魯襄公三

十年宋宮災伯姬在焉有司請曰火將至矣伯姬曰吾聞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逮乎火而死

其母自傷行遲悼伯姬之遇災援琴而歌

嘉名潔兮行彌彰託節鼓兮令躬喪歎欽何辜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

貞女引

彤管集作處女吟

琴苑要錄曰貞女引者魯漆室女之所作也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漆室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為鄰人所疑於是褰裳而去之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喟然歎息援琴而歌云云自縊而死繫骸骨於林兮附神靈於貞女故曰貞女引樂

録曰魯處女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之女貞木歌〇山海經曰太山多貞木典術曰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脩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一作積善惡幷兮屈躬就濁世疑清兮一作屈身身獨去徼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思歸引二見

琴苑要録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昔衛侯有女邵王聞其賢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留之女不聽拘於深宫欲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縊而死

涓涓泉水流及于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擊節不移兮行不隳砕軻何辜兮離厥菑嗟乎何辜兮離厥菑 琴苑

要錄

涓涓淇水流于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擊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坷何辜兮離厥菑 風雅逸篇

霹靂引

琴苑要錄曰霹靂引楚商梁之所作也商梁出遊九皐之澤覽淛水之臺引罘罝周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霣雹雷電冥冥大水四起霹靂下臻瞿然而驚其僕曰狐虚設張八宿相望熒惑于角五

星失行此國之大變也君其返國矣於是商梁返室援琴歎之韻聲激發象霹靂之聲故曰霹靂引

楚商梁老或云楚莊王也聲之誤耳

疾雨盈河霹靂下臻洪水浩浩滔厥天叶鐵因反鏗趆隆愧隱隱闐闐國將亡兮喪厥年叶知林反

獻玉退怨歌

琴操曰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以獻懷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玉而哭涕盡繼之以血荆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辭不受而作退怨之歌

悠悠沂水經荆山（叶輸旃反）精氣鬱洽谷巖巖中有神寶灼明明（叶謨郎反）穴山采玉難為功（叶音光）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信讒言（叶魚斤反）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紛墨同（叶徒黃反）空山歔欷涕龍鍾（叶諸良反）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叶微匀反）進寶得刖足離分（叶方情反）斷者不續豈不怨（叶紆云反）○風雅逸篇曰此歌出琴操其叙述和事與正史亦異果和所作耶

琴苑要錄曰琴引着秦時倡屠門高之所作也秦為無道奢淫不制微天下美女以充後宮乃縱酒離宮作戲倡優宮女侍者千餘人屠門高見宮女幼妙寵麗於是援琴而歌之作為離鵾之操曲未及終琴折柱摧弦音不鳴含琴而更援他琴以續之云云

酒坐俱毋往聽吾琴之所言舒長裛似舞兮乃褕袂何曼奏章而却進兮顧瞻心之所驩借連娟之寒態兮假卮酒酌五般泣喻而妖兮納其聲聲麗顏歌長榆兮歎曰騎美人蹁旋紛嫡柂霜羅衣兮羽旄夜褻圭玉珠參差妙麗兮被雲鬌登高臺兮望青挨常羊唉還何厭兮

歸來字訛不可讀俟再攷正

偕隱歌

琴清英曰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

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窮刼之曲以下不入琴操以其琴歌故附於此

吳越春秋曰楚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犂而寇不絶於境又傷昭王困迫乃援琴為楚作窮刼之曲

王耶王耶何乖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費無忌也多

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二子謂伍子胥白喜也

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

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京闕楚荆骸骨遭掘發

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莊王何罪國幾絕

卿士悽愴民惻悷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

勿為讒口能謗褺

鼓琴歌一作鼓瑟歌

史記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云云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

而內其女娃嬴為姚也蓋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

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已貴賤盈消也

子桑琴歌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云云子輿入曰子之歌聲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然而至此極者命也

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相和歌

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

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為人猗

琴女歌

燕丹子曰荊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云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羅縠單衣可掣而絶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

負而拔史記荆軻左手把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

琴歌三首

風俗通曰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弦而歌問之乃其故妻還爲夫婦也亦謂之扊扅歌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乳雞今適富

貴忘我為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

琴歌見水經註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其妻援琴作歌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離

古詩紀卷四